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十六回 王師百萬豎子全亡 義士三千鐵公大捷

軍師程濟始而苦諫炳文不聽，已經奏聞朝廷。廷臣以為文武不協，議欲召濟。而羽書報至，則已敗衄。帝怒，令與炳文一同召回。問：「公卿孰堪代將者？」黃子澄曰：「非曹國公李景隆不可。」帝乃命景隆為大將軍，賜之斧鉞，俾便宜行事，親率百官餞之江滸。統兵五十萬、大小將佐二百餘員，前往德州進發。先是，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，受兵部密札，約同都督耿璫、指揮楊文，率師進山海關，合力破燕。聞知炳文已敗，遂先攻永平。附燕之守將陳旭等，遣人飛章告急。道衍曰：「真、保兩郡已定，耿炳文又全軍敗衄，不敢正眼覷我，正宜亟救永平，為我左右羽翼之蔽。」燕王遂還師。將至北平，忽探馬報到，朝廷另遣大將來代耿都督。燕王大驚。未幾，又報來代的是李景龍燕王大喜曰：「原來用這個膏粱豎子！從未習見兵陣，輒予以五十萬，是自坑也。兵法有五敗，彼皆蹈之。」諸將請問其故，燕王曰：「軍紀不明，威令不行，一也；北平嚴寒，南卒柔脆，不能犯霜冒雪，二也；士無贏糧，馬無宿藁，不量險易而深入，三也；寡謀而驕，色厲而餒，智勇俱無，四也；剛愎自用，不聽忠直，專喜佞諛，部曲離心，五也。知我在此，必不敢至，我當親救永平，誘之使來，然後回師擊之。堅城在前，強敵在後，擒之如探囊耳。」諸將皆頓首稱善。

於是燕王命道衍輔世子高熾守城，誠令勿戰，自將輕騎疾行，一晝夜即達永平。吳高等望見大驚，率眾迎敵。燕王令軍士大呼：「耿大將軍三十萬雄兵，殺得片甲不存，何況爾等小卒，尚沒有十分之一！」一面揮軍掩去。吳高與耿璫部下兵士皆不敢接戰，爭先奔竄，被燕兵斬級數千，敗回遼東。燕王曰：「我乘此可取大寧衛。」諸將請曰：「北平兵少，恐不能久持，且還師何如？」燕王曰：「北平深溝高壘，縱有百萬之眾，未易窺也。兵雖少，以戰則不足，以守則有餘，且有道衍在，我何慮焉！」於是從劉家口抄出松亭關後，逕趨大寧。時朝廷正疑寧王，已削其護衛。聞燕王至，遂迎入城，鎮守松亭都指揮房寬，亦率諸將前來降附。不題。

卻說李景隆聞燕王遠出，心中大喜，即下令全軍直搗北平。

不日已至蘆溝橋，更無一卒駐守。景隆曰：「不守此橋，我知其無能為也。」遂進薄城下，築九壘以攻之。又結九營於鄭壩村，以扼熬王之歸路。日令諸將辱罵挑戰，道衍親督軍士，憑城堅守。有前軍都督瞿能，同長子鷲兒、次子雕兒，督勇士百人，攻破張掖門，燕軍駭竄。能招呼後隊，無一人敢至，只得勒騎以待。景隆因功不由己，便生妒嫉之心，急發令箭飭論瞿能曰：「不得孤軍深入，須俟明日大軍協力登城，違者軍法從事！」燕世子又率猛將狗兒奮勇殺出，瞿能仰天大歎，退向城外。道衍即傳令連夜汲水灌城，天寒凍結，竟成一座冰城，攻打不得。諸將多怨望，景隆束手無策，而燕王已旋師至於孤山。

值北河水大，無舟可渡。王默禱曰：「天若助予，則河冰凍合。」是夜冰果合，即揮兵前渡。行至天明，遇見王師前哨都督陳暉，率騎士三千截住，大罵：「逆賊，不知梟首在即，尚想回返巢穴麼？」高煦更不答話，挺槍飛馬直取陳暉。交手不數合，燕王鞭梢一指，大軍掩上，陳暉如何敵得，大敗奔走，部下死傷殆盡。燕王親率眾將直追至鄭壩村。下令張玉、朱能、李彬、徐忠、房寬、丘福、丁勝、高煦各攻一營，自率鐵騎獨搗中營。王師因陳都督已敗，先自股慄，燕兵多新收塞外敢死之士，乘勝而來，銳氣百倍，奮呼衝殺。片時間九營盡破，王師四散。燕王鼓行而前，道衍早在城頭望見，亟命馬雲、龐來興、冀英、柳升等，從沙河、永定諸門殺出接應。那時王師自己的敗殘人馬奔來，衝動了陳腳，營伍先亂，被燕兵兩面夾攻，腹背受敵，如何抵當。景隆一想走為上著，就策馬先逃。九壘軍士不見了元帥纛旗，個個慌張，盡棄了輜重披靡駭竄，勢如山倒。燕兵乘勝追擊，斬馘不數。景隆宵夜逃回德州。

燕王方斂兵入北平府，道衍率同諸文武叩首稱賀。燕王曰：「正末也，彼雖敗衄，然部下將卒尚多，以我之眾，還不抵十之二三。若至來春養成兵勢，便不易破。我今乘此嚴寒，先率輕騎攻取大同地方，彼必發兵來救，我即斂師而返，彼出我入，使之疲於奔命，南卒柔弱，死傷必多，然後乘其疲弊而擊之，使他片甲不返。」道衍曰：「此真神算！趁此士心奮勵，大王宜速啟行。」

時建文二年春正月，燕王率師出紫荆關，攻廣昌，守將楊宗舉城歸附。又攻蔚州，指揮王忠、李遠皆來迎降。遂進攻大同府。李景隆果領兵往救，才至宣府，而燕王由居庸關返於北平。王師凍餒死於道路者，三停之一，兵心怨苦，日以離散。

景隆羞憤之極，乃約武定侯郭英、安陸侯吳傑，合軍六十萬，三路並進，會於白溝河。早有哨探兵士飛報燕王，王遣大將張玉、丘福為先鋒，星夜先往白溝，占住地勢，自率大兵隨後進發。當晚，燕王宿在營中，將佩劍掛於帳前，忽清嘯一聲，管壁間弓弦皆鳴，若相和應者。又帳外所植槍刀，皆噴出火光，大如圓球，錚錚夾擊，寒風颯然，士卒毛髮直豎。燕王謂其子高煦曰：「此勝兆也。」下令軍士秣馬蓐食，列陣以待。

王師前鋒都督平安、瞿能，率精兵三萬先至。燕王親自出馬，大呼曰：「平安豎子，爾曾隨我出塞，識我用兵，尚敢來取死耶！」平安大罵：「逆賊胡說！」舞動大刀，直取燕王。張玉大喝：「匹夫休得無禮！」手舉長矛，劈面相迎，真個一場好殺，怎見得：

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。那一邊槍來刀架，這一邊刀去槍迎。槍如蟒勢盤旋，刀似電光閃爍。電光閃爍，能教惡煞也消魂；蟒勢盤旋，直使凶魔皆喪膽。一個鏗鏘鐵身，槍到後心難躲閃；一個控衛舒臂，刀來劈面沒遮攔。正是：叱咤一聲能返日，飛揚萬里盡生風。

二將鬥有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燕陣上丘福出馬助戰，瞿能就舞槊迎住。燕王令驍騎華聚、番騎谷允兩將齊出，王師陣內鷲兒、雕兒二員小將，大喝：「叛奴，認得我父子麼？」

截住華聚、谷允，捉對兒廝殺。內官狗兒，舞手中瓜稜錘，縱坐下豹花馬，飛出陣前。王師陣上指揮何清，輪動雙刀迎敵。

交馬不數合，被狗兒一錘打中右肋，死於馬下。燕王見勝了一將，便揮軍衝殺過來。平安奮起雄威，返殺入燕陣內，兩軍互相混戰。天色已暝，景隆大兵亦至，各自鳴金收軍。

明旦，整兵復戰。平安橫刀出馬，大喝：「逆賊誰敢前來試我寶刀！」燕陣上朱能大怒，罵道：「小卒敢胡言！」就挺槍迎敵。戰才數合，朱能馬蹶仆地，飛身躍起。平安曰：「斬汝不為好漢，快換馬來！」陳亨新附燕王，要建功勞，搶來接戰。

平安見他槍法空疏，故賣個破綻，誘他直刺進來，將身一側，槍落了空，陳亨連身和馬才顛入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被平安手起刀落，砍為兩段。燕將見折了陳亨，皆有懼色。王曰：「折將亦偶耳，俟其氣少怠，保為諸公破之！」就親自挺槍索戰。

請看燕王如何模樣：

頭戴鳳翅紫金盔，燦爛與日華爭耀；身披雁翎素銀甲，皎潔與月色齊輝。日角崔嵬，全帶帝王之氣；龍鬚飄拂，半接后妃之雲。頤厚而豐，稜稜乎鼻如懸准；面方而黑，熠熠然目似流星。手中槍神出鬼沒，座下馬翻江攬海。

瞿能見燕乏出馬，輪動鐵槊大喝道：「燕賊快快下馬受縛，免汝作無頭之鬼！」燕王大怒，咬碎鋼牙，來戰瞿能。有五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雕兒手拈鐵胎弓，搭起鸞翎箭，弓弦響處，正中盔上鳳翅。那枝箭掛在翅上，不掉下來。燕王這驚不小，便從帶橫路上驟馬而走。前阻高堤，瞿能已自追及，劈頭一槊打下，戰馬後蹄忽然蹶倒。能如飛躍起，而燕王已一縱登堤，揮鞭逸去。徐忠見燕王受驚，馳馬來救，被陳暉側首飛出，舉刀照頂門便劈。忠急回架時，刀從槍桿削下，砍去兩指，血流袍袖，棄槍而逃。燕將丘福、火真、唐雲三騎馬如飛殺出接應。

平安與鷲兒、雕兒，同聲奮呼，向前截住。瞿能遂翻身殺入燕陣，所向披靡，莫敢撻鋒。武定侯郭英、安陸侯吳傑，又各揮部下奮勇衝擊。

合戰逾時，燕軍將潰矣。忽東北上有數萬騎兵殺到，皆勁弓長箭，疾若風雨。王師正當戰酣，怎敵得這枝生力軍，被他連斬了越馮侯俞通淵、都指揮滕聚二將。又值北風大作，颳起塵沙，蔽天飛至。燕兵在上風看得見王師，王師在下風卻看不見燕兵，昏昧之中，自相混鬥。翟能與驚兒先已陷入燕陣，無路殺出，皆身受大創而死。平安與離兒等皆中流矢，各不相顧，只自捨命血戰。燕王失聲道：「南朝好將士！」亟令後軍各持草束，乘風縱火而來，勢若燎原。王師登時駭散，郭英、平安等引軍西走，李景塵陳暉等又潰而南奔。燕兵只向南追，直至德州，斬首十餘萬。橫屍百餘里，委棄器械糧草，積疊如山。

李景隆止剩數騎，逃向徐州而去。你道這枝助陣的大軍是何處來的？原來燕王先曾向韃靼借兵，有趙姓知天文者，說燕王是個真命，所以率師進關，逕趨陣前，剛剛湊著機會。是故王師之敗，雖曰人事，亦有天意存焉。

其時濟南府有參政鐵公諱鉉者，聞李景隆全軍覆沒，料燕王必來攻城，先募得義勇三千，與參軍高微儒生高威寧等酌酒同盟，慷慨涕泣，以死自誓。忽報有一小將軍名翟離兒，與王師相失，匹馬單槍，來投麾下。鐵公即命傳進，詢其來由，方知為翟能之子，父兄皆沒於王事，深為太息。又連接探報，燕兵將至界上。離兒稟道：「乞兵一千，願為明公先斬來將！」

鐵公令選壯士三百，隨離兒出城。向前行數里，燕王第三子高煦領兵先到，見有人迎敵，遂勒馬橫矛喝道：「百萬雄兵，殺得罄盡，恁的麼敢來送命！」離兒大罵道：「燕賊殺我父兄，不共戴天！」挺手中畫戟直衝過來，高煦定睛看時，那將生得：

虎頭燕頤，猿臂熊腰。腰懸竹節鋼鞭，鞭打處千軍潰散；手捉豹尾畫戟，戟到處萬夫辟易。聲似震雷，有斬將奪旗之氣；眸如掣電，擅投石超距之材。挽弓曾射楊枝，一箭直穿錢孔。燕王知姓字，見則膽消；鐵帥慕威風，聞之心折。問年止有十七，關西稱為將家子；臨陣已有千回，中州號作冠軍侯。

高煦一認，猜是翟離兒，將槍逼住畫戟，說：「我有好言贈汝，李景隆部下上將千員，難道總不如你？而今都做無頭之鬼了。你年紀尚小，若能棄暗來投，我當在父王前保奏，將來建勳立業，拜爵封侯，豈不富貴？」說未畢，離兒大罵：「反賊，敢出胡言！」劈心刺去。高煦閃過，就勢挾住畫戟，離兒便把高煦長矛掣住，兩邊用力一拖，都滾下離鞍，那戰馬都如飛跑去了。高煦反奪了畫戟，離兒卻奪了長槍，兩人步戰二十餘合。原來高煦本事，馬上高強，步戰卻不濟，部下有番將薛祿，挺刀出陣幫助。離兒大喝道：「好漢子，不怕相幫！」高煦亦喝道：「我與你一個對一個，不要人幫，大家騎馬來戰，分個勝負！」離兒喝道：「便饒你，暗算的不算好漢！」於是兩人各回本陣，換了馬，從復交手大戰。有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天色已晚，燕王大軍到來，各自回營歇息。

高煦見燕王說：「翟離兒如此英勇，這人須先要除他。」燕王道：「既然了得，須活擒為妙。」明辰，燕王諭諸將道：「我聞鐵鉉忠義之士，宜先禮而後兵，且觀其動靜何如。」諸將皆曰：「足見主公度量。」遂修書一函，差人送至城門投遞。門卒轉送與鐵公，看書內之意，大抵說「朝有奸臣，將危社稷，予遵祖訓以清君側，用是勒兵待命。被李景塵耿炳文統兵百萬，強逼至此。今公為柱石，惟望鑒予法周公輔成王意，開關講好，共樹弘勳。如或不知天意，不順人心，唯有敵甲鈍兵，以聽鈞命」等語。鐵公冷笑，謂高巍與高威寧曰：「燕王這斷，敢來恫疑虛喝，不用睬他。」高巍曰：「書固不屑答他，但燕賊自謂法周公輔成王，何不作周公輔成王論一篇以折之？此伐謀之道，亦誅心之法也。」鐵公曰：「善。」高威寧即屬草，略曰：昔者成王幼衝，周公負辰攝政。及聞流言，即避位居東。

至誠上格於天，大風拔木，成王啟金滕，感泣而迎之。今皇上聰明睿知，既非幼衝之年；大王英武剛強，又遠在封藩之域。

徒以太祖殞天，頓生覬覦之心，以致中外猜疑，君臣之義不明，則骨肉之恩滅矣。若大王能自知其過而幡然省悔，將倡謀者解送闕下，削去護衛，請質所愛子孫，拱手聽命，夫如是而朝廷有不感格者乎？乃慮不及此，傳檄遠近，大興甲兵，侵掠疆土，顧以清君側為名，是則效漢劉濞之倡七國、誅晁錯之故轍也。

而謂法周公以輔成王，雖執途人而問之，誰其信哉？竊料大王之勇士不過十萬，所據地方不過數郡，將士殆亦疲矣，夫以大王之視君臣為仇敵，叔姪為陌路，安保十萬異姓之人，烏合一時，而能效死盡忠者乎？一有蹉跌，噬臍奚及！倘以愚言為忠告，速請解甲散兵，上表謝罪，以慰太祖在天之靈。雖不能媲美於周公，而亦不至若劉濞之貽笑於萬世。煩請殿下裁之。

鐵公看畢，贊曰：「誅心鐵筆也！」亦令人送至營門傳進。

燕王覽之甚，曰：「彼惡敢當我哉！」即令諸將向城下挑戰，鐵公乃率義士三千出城，列作三才陣勢，請燕王打話。燕兵見鐵公匹馬立於陣前，皆爭先觀看相貌如何，但見：

戴的一片石藍絨戲角綸巾，穿著千層鴨綠綢稱身戰襖。兩道眉雖然清秀，只覺得殺氣橫飛，重瞳眼何其皎潔，真個是忠肝直透。飄飄五柳髯，風吹若拂；方方四稜口，聲發如鐘。試問營中軍士，不滿三千；若云掌上甲兵，奚啻十萬。深沈弘毅，可稱斗膽將軍；正直剛方，不數鐵面御史。

燕王見鐵公手無軍器，亦丟了鋼槍，出來開言道：「久聞參政能文能武，朝廷不用為將相，而棄於下僚，深為可惜！」

鐵公舉手道：「臣事君以忠，豈分別官職之大小？殿下身為帝胄，職在藩封，為朝廷之血脈，社稷之根本。即有外侮，尤當首捍，爾乃躬自興戎，不識尊旨何在？」燕王曰：「我正所以衛社稷也。齊泰、黃子澄輩，一班小人，計欲搖動根本，必先剪落宗枝。諸昆弟皆已身受荼毒，朕則何能堪此？」鐵公曰：「殿下差矣！秦、晉、蜀王，何以獨不加罪？則是諸王之削爵奪地，皆其自鬻漢時七國謀反，以誅晁錯為名，殿下歸罪於齊、黃二人，何以異是？」燕王曰：「天鑒予心，罪人斯得，我法周公以輔成王。」鐵公曰：「殿下之言，可謂欺天。聖上之誠勵將士曰：慎毋使朕有殺叔父名。親愛之義，至此已極。乃殿下因有恩旨，反自挺身於行陣之間，殺戮天朝將士，自謂莫可誰何。是則司馬之心，行路人皆知之矣。」燕王曰：「汝出言無狀，將謂我佩劍不利耶？」鐵公曰：「忠臣不怕死。殿下與皇上義則君臣，親則骨肉，不顧天倫，舉刃相向，何況卑末？」

若大王之劍有靈，決先斬反賊首級。」燕王罵道：「直恁無禮！」

遂驅兵掩殺過來。鐵公軍則三千，皆用一弩十矢，梆聲響處，弩矢齊發。士馬皆被傷殘，只得退回。

次日，燕王督揮諸將攻城，鐵公嚴守，三月不能拔。道衍進曰：「水攻為上。諸山谿澗甚溜，可用土石堰之以灌城，城必壞，省卻多少費力。」燕王大喜，立命築堰。不兩日，水勢漲溢，漸及城牆，城中百姓大懼。鐵公謂威寧曰：「我當乘此機會以殲燕賊。」乃附耳密授數語。又於夜半，潛令軍人以鐵板開於城門之上，板邊鑿兩孔，大索貫其中，用活扣扣定，索頭一抽，則鐵板隨下。又挑壯士伏於外濠，俟燕王入城，即扯起吊橋以絕後之援兵。一面令軍民人等晝夜哭曰：「我百姓何辜，皆為魚鱉！」隨有巡騎報知燕王，率領將士來看，見青衫數百在城上大呼曰：「請大王暫緩攻城，我等率百姓來迎接大王入城也。」燕王曰：「鐵鉉降否？」青衫對曰：「眾百姓降了，怕他走到那裡去！」燕王乃令撤堰。水甫消去，早有青衫二三百率領百姓無數，皆執香前詣營門，俯伏在地。燕王令為首的人營問話。高威寧同著兩個老青衫進營，叩畢起立。燕王曰：「是鐵鉉使爾來詐降麼？」威寧答曰：「能使臣一人，不能使眾百姓。」營外萬民齊聲嚷曰：「大王是高皇帝之子，誰可得天下，誰不可得天下，做官的吃了俸祿，各為著一邊。我們小民怎肯捨著性命，遭罹殺戮之慘？因此合城齊心都約會了降的。適才出城時候，聞得鐵參政縊死了，這個還不知真假。」

燕王曰：「我惱奸臣不服，本欲屠城，今爾百姓說來甚是有理，悉寬赦了。」眾百姓清曰：「小民愚蠢，不識大王安天下之義，見了雄兵，心中尚都懷著鬼胎。求大王按住六軍，我等各具壺漿迎駕入城。」燕王深信不疑，下令退軍，揮眾百姓先去。

王乃乘駿馬，張紫蓋，率勁騎數人渡橋，見城門洞開，兩行百姓齊齊跪下。皆呼萬歲。燕王心喜，策馬入門。一聲震動。

敢是真命天子，鐵板下得太亟了，剛剛打著馬脖子。燕王和馬同倒於地，大驚躍起，飛跨從騎而逃。城外挽橋壯士，又急切挽不動。燕王竟從橋上馳去。到了營中，喘息甫定，大發雷霆，飭令軍士架起雲梯衝車，盡力攻打，破城之日，不分老幼男女，悉行屠戮。兩日之間，已被飛炮擊壞數處。鐵公乃書高皇帝神牌，懸在各城堦外邊。燕王視之只得束手，而兵士亦皆倦苦。

公乃令長子福安與瞿雕兒，督率壯士，於黑夜突擊燕營。斬殺數千，大勝一陣。燕王益憤，計無所出。

忽西北角上塵埃漲天，乃是盛庸與平安二將，打聽得燕王圍困濟南，收集逃散之兵，共有七萬，星夜來救。燕王急令撤圍，向前迎敵。鐵公道：「是必有救兵來了。」遂率領諸將殺出城來。燕兵前後受敵，大敗虧輸。鐵鉉與盛庸合兵追逐，復了德州，兵勢大震。

燕王逃至河間，才屯駐了人馬，亟召道衍計議。道衍曰：「今平安、盛庸集於西路，大王且捨之，速攻滄州。滄州土城，潰圯日久，守將徐凱素無謀勇，一鼓而下，則兵威復振矣。」

燕王便由天津至直沽，一日夜行三百餘里，已至滄州城下，凱猶不知。燕將張玉率勇士從東北隅肉薄而登，遂拔其城，生擒徐凱。餘眾悉降，燕王命盡坑殺之，復率將士鼓行而南。臨清、館陶諸處，皆望風瓦解。遂掠濟寧。

鐵公聞之，謂盛庸曰：「燕賊欲循河而向淮陰，直趨金陵耳。我與公率兵躡其後，則餉道不通，彼必還戰，戰則破之甚易也。」早有探卒飛報燕王。王曰：「盛庸何足為慮，所慮者是鐵鉉。」亟率兵從舊路而返，正與王師相遇於東昌。鐵公素知燕王善用奇兵擊人之背，乃於陣後設置火炮藥弩毒箭等物於地中，布沙以掩之，令人密伺燕王，到即發機。部署已定，仍擺列三才陣勢以待，左右兩翼分開，中間凹進若心字形。燕王見之笑曰：「彼欲誘我攻陣，以兩翼之兵圍困人耳。此等陣法，只好哄小兒，公等看我破之。」張玉進曰：「大王以正兵衝其前，臣以奇兵擊其後，把他這個心字陣便碎作兩半。」王曰：「正合我意。再令朱能、王騏、周長、谷允領番騎攻其左右，則四分五裂，豈僅兩半哉！」燕王乃自驅精騎，直搗中堅。鐵公揮軍圍之數重。張玉督勇士，從陣後衝殺進去，地中火炮弩箭齊發，連人與馬，盡打得稀爛。可憐張玉是燕王第一員愛將，三不知做了個替死的鬼。

燕王正戰時，聞陣背後地雷大震，知已中計，亟欲殺出，被鐵公在高處以旗招展，燕王殺向東，旗便向東展，軍士亦向東圍。但因帝命毋殺叔父，鐵公要活擒之以解京師，是以諸將不敢加刃。正遇著瞿雕兒直逼近身，手掣鋼鞭，向肩胛打下，燕王亟用寶劍招架，恰與鋼鞭錚的一聲，接個正著，心甚危急。

幸朱能、谷允二將殺到，雙戰雕兒，燕王方得了性命。又虧高煦率領薛祿、華聚鐵甲三千，奮力進擊，直透重圍，翼蔽燕王而出。全軍大潰，不啻星散雲飛，土崩瓦解。且俟下回結煞。